

曾經，在思之杯傾注一些期許，
且自飲一些屬於早熟的憂戚；酒
醒後的那份落寞早已被酒酣時的
豪放譜成。一支悲壯的自作曲就
這樣的響起：當左脚邁入重露多
風的前程，……………

黃昏·小徑

提携一簞書，踏入這聳峙的校園，再度踩着黃
昏的小徑。陳說：好陌生啊！可不是？那挺直的小
徑依舊，紅樓池影如昔，但是，昔日的舞台已變換
一些新面孔。當年的我，已不復存在，此刻的我，
卻附着一襲的茫然！

記得離家的那夜，一朵微笑在慈暉的雙眉間徐
徐綻放：許是對我的前途憧憬的肯定！然而，我的
內心深處處就嵌着一種不能言喻的憂戚！母親呀，
在孩兒暫展笑容之後的那股悲抑，你可知曉？夜是
那般地深沉。

想家時，不妨抽空回來走走。

仰望母親，我不自覺地點了頭，默然。暗附
着：故鄉一別，恰如長征萬里的孤蓬，前程在何處
？征途在何方？何日得凱旋歸鄉？畢竟，我踏着夜
色揮手自茲去了。

曾擁有的那段愜意的日子：秦魚說是雲聚的日子。
我們從東南西北飄來這山谷，聚會是一種偶然，
分散確是必然！早熟的少年，夜夜醉飲憂戚，而
分散的愁滋味，卻濃烈得教人久醉不起。是那段日
子，每每在星空之下，我們常在淺酌後，拾階而上
那寺廟，紅磚牆上的仰躺，夜話總伴着涼涼的露珠
兒。

而過去是那麼的遙遠遙遠，有如一隻斷了線的
風箏。我們將憑依什麼來追述？池塘的紅鯽不見，
荷葉沉淪，誰來作見證？誰來作見證？

往昔，是一只苦澀之果，可是，我卻不作考慮
的去品嚐，……………

舊日的小徑充滿了一群群的新人，「新人」是
不嫁人的新娘面孔；我們也曾擁有過，且為她失戀
過，……………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指向黃昏，黃
昏在此刻以酣眼相視，它亦忘卻我曾是這小徑踐踏
者！舊跡已去，新跡盈盈，小徑不再屬於我，徒有
閒情，何處是我的駐足點？黃昏闌珊，西天有幾抹
輕煙，輕煙在此是過客，我們也曾是此時的過客，

■ 江 離 ■

微吟

關山行

抓着雲般的空靈，踟躕於黃昏的時刻：夕陽又在此作一夜的酡顏與蹣跚。

無意的回首，卻喚起，那深不見底的滿筐酸澀的回憶。回憶，有如一條逆泳的魚，……

該走的冬（它也是過客！）猶在立春的雙眉上作一次拗強：它總喜歡和含羞草約會，在黃昏前，每將所有的羞紅擲給徧野兜售的殘暉。而後庭院的沿葉倡條，就無視於那種短暫的搖蕩，因為冬的吶喊期已過，這祇不過是一記面響而已。

微微的一陣風，並不是惹你去溫味那輕寒——有味是輕寒在鵲鳥的三月天，在校園……而是繽紛瓣影的凝思……

也許，人該命定如斯（我不是宿命論，也不是定命論者，只是對那種作些解釋，我感到茫然。）；一如這季柳橙花香去追逐那幾季孕育的柳橙金黃，這一個夢去步跡另一個夢；誰是起程，誰是終點，已令人懶得去問，即使問也問不出其所以，主要的是，誰是你的請問人？於是，夜與夜之間，總懸掛着幾許的空幻！

在那串長的日子裡，酸澀苦楚的色彩是不調合地被擠抹着，（而所謂的豁達屬莊周，且被枕於長夜下。）我們無權過問，一如在彈雨之下的唯一指望，所以，磨鍊磨鍊……儘管太陽吐血——在自我的矜持容顏上。一味的俯首，且時有陰影的掠過。我說，楊也說：除此無他！

那串日子呀，就像那次從山上摘下的那串酸澀的紅李子的咀嚼！

我獨自走出那蒼白的圖書館：尤加里樹正與黃昏作吻臨別，紅紅的霞暉屬於誰的羞？樓梯下正有對初戀情侶。下了台階，微寒的風邁着闌珊的脚步呢喃，向晚的小徑被夾竹桃的殘瓣輕叩着，青苔綠得如醉，於暮春的三日。

走徧小徑，也踩出了那最初的綠意於回首的腳跡，於是一種心靈上的新韻遂被顯影出來：稻秧綠滿遍野，我心猶若義山的燕臺春詩。凝視遠山，觀音山靜躺如斯，遂有一朵沈思浮起

鷗與夜

楊來信說：

接到你的來信，仍可理會到你昔日的那種

親切、熱忱，那份悠然自適，那種萬頃碧波翻不出浪花的恬淡，青林寂寂喚不出鳥啼的情愫。卻在淡泊中挾持着雄渾，驕良而帶有猛獸的性格，如此的從平凡當中窺隱不平凡，那是最令我激賞的性格，最令我嘆服的氣質了……，從群衆的眼光來判斷偉大的涵意，一如從事業的成就來斷定騰達的意義，我以為那常會變成半實理的批判！理智當然可靠，但群衆却更趨向於感情的蠢起；事業可美，但充其量只能稱為龐大。我以為偉大的涵意並不在於事業的騰達，不在於群衆情感的認同，（蓋棺無論，定字天逃。）而應當在於純真的心志！心志上的偉大，並不應該爲了平凡而自卑，因此，平凡當中的那份不平凡常令我讚嘆。而平凡的可貴在於灑脫，能夠流連在於人生而不執着，如果企盼折取每一個片段，將流於瑣碎，瑣碎致人於悲劇，因此，我努力的學習，透視白雲的輕忽，歸帆的飄逸，與海鷗的矯翼。不幸的，無論外表上的如何裝作，卻掩飾不了心裡的那種深深的憂戚，總學不來心靈上的寧謐與超逸，心潮湧起一絲惆悵，常令我輾轉反側，傾軋不已，想得越多，焦灼亦越甚，擺擺頭，抖也抖不掉沉甸甸的愁鬱。半瓶金門高粱酒偶而把我溶化，但是容或忘憂於一時，又何能抑制於醒後的來日？

當弱冠低押給春夢；然後以大人的容貌出現於炮彈怒放過的街道；沒有後悔。後悔也連帶被典押、不加價！

曾叮嚀那鷗，別喝醉了今夜的醇酒，然而變奏的叮嚀卻成爲輕哼的催眠曲，於潮起的沙灘。

那段日子的夜最深沉。楊的傾訴，只因也到那邊，……

訪綠

爲賦新詞強說愁的年代已過，而當雙手握筆的，仍是「空幻」，一聲沉沉的慨嘆遂自夜中鏗然傳出！也許，愁戚出自過份的激進；當面對着茫茫無舟濟，逞強只待溺斃！於是激進的那種抱負遂成爲憂戚的株守！

我們很想在露重飛難進，風多雪易沈的途中尋一些什麼？我們茫然，但我們還是邁了步出去。不管那是真或無意識的一步！

於是，我便附着一襲的茫然回來，好寂寞！我說，陳也說。在寂寞裡，我們從那群陌生的新人面孔找回來許多的往昔。林提議到鷓鴣潭去訪綠，跳繩的音符在你的心上，也在我的心上，就這樣，我們一致同意。

蜿蜒的山徑，猶如一條長長的繩索，我們更如一葉輕舟，繩繫着舟，舟隨繩索，漸漸地，我們盪在綠海中，沒有指南針的引導，卻不起迷失的恐懼。我們叫，我們唱；叫出遙遠的過去，唱出深邃的憂戚，暢懷飲綠，我們在此拾回我們所遺失的過去，……

入心納潭影，潭影空人心，禁不住，我們下水折空靈，而李白夜醉捕月的故事自你的心被躍起，也自我的心裡躍起！

縱一葉之所知，此壁是天外天，油然想起東坡的赤壁，赤壁引人列史跡，此壁怡人於心逸。欣欣在樓上樓遙呼，聲是風，綠是海，風海起波濤，午後的太陽也在此歇腳！

逆流而上，舟在水上，人在舟上，我們齊唱綠的旋律，且讓峭壁應聲同唱。貞解開髮辮，髮絲蓬然，看！藍澄澄被網起。羅說：久在攀籠裡，如今歸自然。

愁戚深深幾許，都因綠水而東去，此時，我們有如白鷺鷥的輕忽矯翼，而心靈擁有的是一份悠然適意。

忘卻腳跟的泡泡，陳說：難得一日的逍遙！

我說：綠是我，我是綠。在此，我找到了知己。

還鄉

當蒼白的夜以蝶蹀的脚步窺伺窗櫺，玻璃之外，蛙聲正爭辯這是十五的月。

還鄉，是心靈的嚮往；喧囂的市聲，迷離的市容觸引我嚮往那寧謐的漁村。

是廉價，卻不易得的夜容，遠在家鄉。想家，油然想起星光熠熠的夜空，海濤松風；微曦前的陌上朗讀，白魚羨情；而在西風林下，夕陽水際，我常涉過草叢獨自尋詩去，……

是那一次，從雞啼曉破中走出；星點稀疏，漁村的烟鹵正裊裊上升。街心時有披載網的漁夫匆匆地走過。我，面臨海，環視漁村，漁村都聽取海的訴情。我拾取一片寧靜。

久別的Lily，仍然那麼可愛，而我總激賞她的敏感；沒有吠叫，只是站起身來且以前腳擺擺；那份親切在晨歸的第一眼中出現。猛然我自語：這是家，我的心百擊在這裡！

隨後二妹從廚房探首驚叫：哥哥。祖父從酣醒中躍起，枯黃的鬚鬚懸掛一份驚喜；祖父額上的皺紋又深陷的一些，且泛出一份純真。

還鄉，是心靈的嚮往；

母親說：想家時，不仿抽空回來走走。



盧永吉攝影